

四川成都新闻简讯

四川成都彭州市敖平镇法轮功学员曾和清被非法抄家

四川成都彭州市敖平镇政府人员杨少奇，在二零二二年四月十日左右，带一大伙人到大法弟子曾和清家中非法抄家。抢走了很多大法书，左邻右舍都看见了，都替她抱不平，一个老太太，丈夫又去世了，儿女又不在身边，经常被骚扰恐吓，这些人还威胁说不许曝光，如果再曝光就把你抓了。

四川内江四位老年人在家读书被绑架 伍正芳和 91 岁的老人仍被扣押

四月十四日下午，四位老年法轮功学员伍正芳（70 多岁）、王姓学员（81 岁）、方姓学员（70 多岁）、还有一位 91 岁的学员（姓名不详）在市中区梅家山该学员家里读《转法轮》书，被几个警察闯进家里，绑架到派出所（可能是市中区城南派出所）。直到半夜即十五日凌晨约 2 点左右，王姓学员和方姓学员放回。伍正芳和 91 岁的耄耋老人仍被非法扣押。

四川省南充市 78 岁刘俊华面临顺庆区法院非法庭审

西南石油大学南充校区退休医生刘俊华，被南充市顺庆区检察院检察官肖熠辉，构陷到南充市顺庆区法院。四月十四日，南充市顺庆区法院通知，四月十九日（下周二）下午 3 点整，在南充市顺庆区法院第三审判庭对刘俊华非法开庭。◇



修法轮大法 癌症患者越活越年轻

【明慧网】我是监理工程师，今年七十岁，耳不聋，眼不花，牙没掉，腰板直，满面红光，精力充沛；退休后又被单位返聘，我跟年轻人一样吃在工地，干在工地，工作不输年轻人。领导同事对我的评价是：老田，服你了！

可是，谁能想象，我曾是一名癌症患者，是法轮大法让我重获新生。

二零一七年初夏，我腰疼的厉害。几经周折，在县，市和北京大学医院都查出了同样的病情：我患上了肾癌。仅在北京大学医院挂号、检查就用了半个月，如果在那做手术还得等一个月。出于经济考量和病情紧急，我选择在市医院做手术。

手术前一天，我的一双儿女抱着我哭成一团。儿女可怜啊，他们小时候，就成了没娘的孩子，娘就是死于癌症。而我的命更苦，在我不懂事的时候，母亲就病逝了。后来，我有了继母，但父亲又英年早逝。因为家族中出“少口”（少口，方言：青壮年早亡之意），坟地挪过好几次。看来做手术和挪坟地都挡不住出“少口”啊！

当时我想起了大姐，想起了法轮大法。眼前一亮，又做出了一个新的选择，我放弃了手术，决定去大姐家。

大姐以前可是有名的“药罐子”，一大堆病，什么冠心病、粗脖子病、腿疼，吃了二十多年的药，越吃病越多。后来，修法轮大法后，百病全无了。大姐见了我们就说大法救了她的命，这我们



相信。她让大家也跟着炼一炼，这我可没往心里去。而今，我直奔大法来了，住在大姐家不走了。

俗话说有病乱投医，而我现在是有病不投医，邻里乡亲、同学、同事、都觉得我有点不可思议，背地里议论纷纷。就在这一轮的议论刚结束的时候，新一轮的议论又开始了。因为我通过两个多月的在大姐家的学法、炼功，腰不痛了，能干活了，病好了！

不仅如此，我还有了意外的收获：第一，戒了麻将、酒、烟。这“老三样”，让我恋了一辈子，戒了一辈子都没戒掉，它们也让我误工、误事一辈子。领导批、家人劝，自己下大决心戒，不但戒不掉，反而瘾越来越大。说来神奇，在我专心学法、炼功的过程中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全戒掉了。第二，去掉了强烈的争斗心。以前，我逢人遇事总要争个高低对错，七不服八不忿儿，通过学法能用“真善忍”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所以现在内心平和了，身心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。

为此，我身边又有好几个人走入了大法修炼。

第二年春天，我回单位上班去了。大家一见面说着同样一句话：“老田，服你了！等共产党不管法轮功了，我也跟你炼。”◇

女教师在成都女子监狱被迫害致重病住院

【明慧网】（明慧网通讯员四川报道）成都市大邑县女音乐教师、法轮功学员余绍萍，被警察绑架、构陷；二零二零年九月被大邑县法院非法庭审，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，目前在成都市龙泉驿女子监狱被迫害成重病而住医院。由于她不向邪恶“转化”，监狱也不让亲人接见。

余绍萍（余绍平、余少萍），六十二岁，大邑县北街小学优秀的音乐教师。她从小体弱多病，患急性肝炎、长期消化不良、神经衰弱、内分泌紊乱等诸多病症，一九九六年三月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不久全身病症全部消失，无病一身轻，精力也充沛了。一九九九年五月，余绍萍训练的合唱队参加成都市合唱比赛荣获市一等奖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江泽民团伙疯狂迫害法轮功后，余绍萍与丈夫王晓松多次被中共邪党绑架、非法关押，在派出所、公安局、看守所、洗脑班、监狱遭受迫害。王晓松两次被非法判刑，在监狱被狱警打昏死，强迫转化。他身心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，后又被关

进洗脑班折磨，出现高血压，他于二零一五年七月二日出现脑血栓，左手左脚不能动，生活不能自理。

二零零九年三月九日晚，余绍萍被大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游安军、刘雪梅等警察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在大邑看守所，三月二十日被劫持到成都法制教育中心（新津洗脑班）。二零一零年八月她又被劫往离县城十三公里处的青霞看守所，非法关押迫害三年多才被放回家。

从洗脑班回家不久，二零一二年五月初，余绍萍被派出所张爽等警察绑架到派出所。张爽拿书打她脸，并拉拽着给他下跪。张爽叫其他警察拿来电棍电击她，结果电棍没电才罢手；余绍萍被非法拘留七天后才被放回。在拘留所，余绍萍拒绝照像等，被打耳光。

大邑县教委还多次威胁她说：你不配合，我们就把你送政法委，让他们给你判刑或送外地监狱。余老师无论走哪都有保安跟着监控。音乐教师余绍萍被安排打扫卫生，出门买菜，还有“保安”监视。

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午，余绍萍正在学校扫地，被大邑

县公安局国保大队、晋原镇派出所张爽等警察绑架，被非法拘留十二天后，又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迫害。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日，余绍萍被大邑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；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她被劫入成都女子监狱六监区迫害，遭毒打、电棍电、强制洗脑、强迫吃药等惨无人道的迫害。

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四日，余绍萍被大邑县公安局晋原镇派出所警察绑架、构陷。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一日她被大邑县法院非法庭审，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，勒索罚金五千元。

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四日中午，余绍萍被大邑县公安局晋原镇派出所警察绑架。一行五、六个人，一进校门，就开始摄像，校长在门口接待，并给警察指余绍萍的住房。余绍萍被非法关押在郫县看守所，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一日在大邑县法院被非法开庭，北京律师进行有理有据无罪辩护，公诉人没有进行反驳。但余绍萍还是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，并被勒索罚金五千元。◇

1400例假新闻 您看穿了吗？

中共为诋毁法轮功而开动国家机器，在媒体宣传方面投入巨资，炮制了大量假新闻，号称“1400例”，用来煽动民众仇恨。这些假新闻怎么出笼的？“利诱”是惯用手段。仅举几例。

记者许诺：药费减半

张海青，辽宁盘锦市刻字社业主，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，当时挂号的人很多。这时来了一个央视记者说：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，就给谁先挂号，并且药费减半。张海青着急看病，就胡说自己炼法轮功炼成罗锅，并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。结果是先挂了号，但药费没有减半。后来张海青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骗人。张海青没炼过法轮功，认识他的人都知

道。这就是中共媒体炮制的“罗锅事件”。

二百元采访费

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，家住双桥街七十号，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。一个姓杜的记者来采访他的妻子，把诬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，叫她照着念，并给了她二百元钱。龙刚父母投书明慧网说：“儿子确实有精神病，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，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。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，作为父母，我们必须说真话，不能昧着良心。”

记者：完不成任务没奖金

中共1999年7月20日迫害法轮功以后，河北任丘电视台连续20天滚动播放了一条假新闻，声

称河北省任丘市一位女士练功精神失常，抱孩子跳进白马河。后来，央视三台也播放了这一假新闻。

真实情况是：1998年5月的一天，河北省任丘市袁玉阁女士骑自行车接放学的孩子，她的车闸失灵，因闪避学生而摔到桥下的土坡上（并没有掉进河里），一周后外伤痊愈。

2000年1月4日，袁玉阁写信向国际社会澄清事实：我修炼法轮功是真的，我不小心掉到桥下，报道中却说什么抱孩子跳河自杀。这是歪曲事实，把“莫须有”的罪名硬加在法轮功身上，加得上吗？事后，我对来采访记者说：“报道失真，你得有职业道德。”记者说：“上级有任务，完不成任务没有奖金！”◇